

紅旗飄飄

7

紅 旗 · 飄 飄

第7集

*

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850×1168 1/32 5 11/16 印張 147,000字

1958年4月北京第1版 195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170,000

統一書號: 10009·326

定價(5)四角六分



第 7 集 1958 年 4 月出版

目 次

和朱总司令游南泥湾五言古诗一首·····	吳玉章	3
病中感怀·····	魏文伯	6
病中远征·····	魏文伯	7
“二·七”目击記·····	凌必应	8
黃浦江的激流·····	南新宙	20
忆念黃励同志·····	帅孟奇	56
革命的医生·····	黃 旣	66
一个紅軍女游击战士·····	午 星	79
軍队的媽媽·····	刘 斌	109
雨·····	黃 鋼	120
树林里·····	黃 鋼	129
兗州城下·····	謝雲疇	136
父子兵·····	王福如	163



和朱总司令游南泥湾 五言古詩一首

吳玉章

三十一年夏，	七月有七日；
抗战滿五年，	寇焰犹未息；
敌后苦坚持，	艰难出奇策；
斗争本長期，	破賊不須急。
国际新环境，	民主結同盟；
時間于我利，	全盤韜略精；
今年平德寇，	明年歼日兵；
胜利不在远，	努力接光明。
軍書虽旁午，	建国須督促；
举世称朱毛，	撑持我大局；
整风健思想，	經濟求自足；
大敌正当前，	团結互忠告。
將軍有深謀，	战略要兼收；
屯垦复生聚，	建国多蓋筹。
我聞南泥湾，	土地皆肥沃；
风景称絕佳，	森林更茂密。
七七紀念后，	朱公約我游；
观察一年績，	任务完成否？
汽車出延市，	风馳达嶺北；
公路新筑成，	迤邐登山脊；

四望众山低，	殷綠連天碧；
盛夏草木長，	大地无空隙。
南有九龙泉，	西有万花山；
中心南阳府，	东北金盆灣；
良田千万頃，	层巒四面环；
青山与綠水，	美丽似江南。
縱橫百余里，	剿回成荒地；
七八十年来，	一向少人至；
曠野雉兔走，	深林虎豹肆；
如此好山河，	焉能久棄置？
公率健儿来，	荒地次第开；
非徒益軍餉，	也在育英才；
經營勤計劃，	佳产試培栽；
川谷多开闊，	溝洫导紆回。
平原种嘉禾，	斜坡播黃麦；
牛羊遍乡野，	鷄犬滿家室；
窑洞列山腰，	市廛新設立；
农場多新种，	工厂好成績。
四方众来归，	群策复群力；
工农各得所，	士兵勤学习；
空气常清新，	疗养可勿药；
人人称乐土，	家家皆足食。
事本在人为，	經綸权小試；
他年复国土，	都成安乐地。

〔旁午〕交錯，指各方面送來的軍書非常多。〔生聚〕增加人口，積蓄財富。
 〔籌策〕忠誠的謀划。籌，晉進，忠誠。〔紆回〕曲折，導水的溝曲曲折折。〔市廛〕
 猶市肆，即市上的店鋪。廛，晉蹕。〔經綸权小試〕經綸指政治經濟方面的規劃。权，
 权时，暫時。小試，指在南泥灣試行一下，對將來大用說的。

附：吳玉章同志給編輯室的來信：

“紅旗飄飄”編輯同志們：

正当抗日戰爭在艱難困苦時期，蔣介石反動政權力求破壞我黨我軍領導全國人民力爭得來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首先是想消滅我黨，及消滅我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陝甘寧邊區政府和一切敵後抗日根據地，以達到他反共求和的目的。斷絕我餉源，陳兵邊區四境，咄咄逼人。我黨中央發動邊區黨政軍民，人人勞動生產，厲行節約，大畧星荒，以圖自力更生，堅持抗戰，堅持團結，來達到抗日最後勝利。這一艱苦奮鬥的精神，至今看來，很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也是今天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好模範。

我不會作詩，但喜歡讀詩，尤其喜歡讀杜甫的詩，因為它富于思想性、政治性，讀了使人興奮，懷念古英雄豪傑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一九四二年即民國三十一年，同朱德同志、謝覺哉同志、續范亭同志等在延安南邊南泥灣星荒區休養時，有和朱德同志五言古詩一首，仿杜甫“北征行”體裁，辭句未工，但確是紀事紀實，表現了我全黨同志克服困難，必獲全勝的決心和信心。事實證明，這種樂觀主義是完全正確的，是我黨中央應用馬列主義的偉大勝利。今天革命勝利後第一個五年計劃已經勝利超額完成，整風反右得到全勝，全國人民勞動生產熱火朝天，進入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時候，回顧一下我黨同志在艱難困苦中所創造的優良作風，進一步鼓勵人民，並醫治暮氣、官氣、驕氣、嬌氣的不良作風，不無小補。

感謝你們來信求稿，憶及旧作。現將當時一稿寄上一閱，如有可取之處，請賜登載。原稿仍望退還。

此 致

敬 禮

吳 玉 章

1958年2月23日

病中感怀

魏文伯

一 久 病

1942年10月广西頑軍进攻后，日寇扫蕩，燒杀奸淫擄掠无所不用不其极，斯时适余大病，日夜轉移不定，几乎与敌相遇，扫蕩结束后，归至定远县藕塘鎮小馬家庄休养，心怀有感，口占如下。

久病身衰心如焚，衣上征尘压血痕。
老母倚門妻儿別，自向药爐叩国魂。

二 捷 報

1943年2月，正是苏联节节胜利，德寇节节失败，正当苏联捷报頻傳，又是瑞雪喜临之日，人民称庆，余病未起，兴之所至，口占如下。

瑞雪喜临元旦日，捷报頻傳战果多。
春到人間新大陆，病中高唱凱旋歌。

病中远征

魏文伯

一

1943年春，3月因病身弱，决赴延安学习，于2月15日离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因曾兼该地区参议会参议长，临别时作此以赠参议会同仁。

三年主政一冰心， 万里关山负病征。
杨柳依依思旧雨， 江淮期待再逢君。

二

1943年3月，征途中病于津浦路东盱眙县古城镇凉园庄时写：

念年喜奔走， 事业期必成。
久病情愈急， 爱国难爱身。
柳丝牵不住， 壮志力求伸。
关塞重重隔， 何时遂远征。

三

几度囚徒几度春， 敌后从戎百战身。
欲成大器终须炼， 策马高歌万里征。

1943.夏

“二·七”目 击 記

凌 必 应

1

1922年，我在隴海鐵路开封車头厂当机器匠。

剛过了春节，忽然从洛阳来了几位老工人，說是洛阳厂的工人弟兄們停工不干了。这消息，很快就在我們开封的鐵路工人中間傳遍了。

洛阳車站有东、西兩個厂子，东厂有二、三百人；西厂是个修理火車头的大厂，約莫有五、六百人。前些日子，我們就听說洛阳出过这么一档子事：

东厂有个工人，外号叫彭大个子，人很爽直，技术上又有一手。一天中午下班的时候，他早走了一分鐘去洗手，被洋資本家——工人們都叫他“旱獐”——看見了，把彭大个子叫到写字間里問道：“不到点，为什么洗手？嗯？犯了我的厂規，罰你兩毛錢！”

彭大个子不滿意地說：“一分鐘就是兩角錢？……”

“噻”地一声，旱獐拍了一下写字台：“你还强嘴？罰你四毛！”

彭大个子見事不妙，干脆，四毛錢不要了，扭头就走。出門的时候，不想把門帶重了点，“噻”地响了一声，旱獐立刻又把彭大个子叫回来，呲牙咧嘴地說：“沒有王法啦？好，罰你八毛！”

彭大个子一听上了火：“你这洋人太欺侮我們中國人了！凭什么你罰我八毛？”

旱獐臉色一沉：“什么？你敢反抗？你眼睛里还有大法蘭西沒有？罰你一块六！”

这一下，可把彭大个子气得直跺脚，指着旱獐的鼻子罵道：“你

这狼心狗肺的洋鬼子，老子不給你干了！”

洋鬼子一跳老高，拍桌子踢椅子的，破着嗓子乱叫乱嚷：“罰你三块二，給我滾！……”

正在这时候，走进来几个职员，把彭大个子連推帶拉地拖走了。

彭大个子回到家里，越想越生气，就这样失业了，一家老小，指什么吃呢？……不活了，同洋鬼子拚了吧！他找了一把切菜刀，掖在怀里，喝了几兩二鍋头，醉呼呼地直奔写字楼。推开門，早驚正在那儿坐着，彭大个子一个箭步跳过去，抡起切菜刀，照着洋鬼子的腦瓜子砍了下去。洋鬼子腦瓜上扣着頂厚厚的獐皮帽子，这一刀，沒有把他砍死。

彭大个子被軍警捉住，扭送洛陽县。因为是砍了外国人，中国官都沒权审这个案子，又給押送到汉口，由法国工部局判了刑。他家还有老婆、小孩三口，就靠着工人弟兄这个送点錢，那个給点米地过日子。

这一回洛陽弟兄們停工，又是洋鬼子欺侮我們工人，把弟兄們惹毛了，才干起来的。

原来，我們隴海鉄路上有个机务总管，名叫若历，是个法国籍的比利时人。他本来住在郑州，这一天忽然来到洛陽，說是来检查工作，其实大伙都知道，他是来“改善管理”，裁人減薪的。若历来到西厂的时候，工人們正在干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看着一个工人不順眼，走过去就是一頓拳打脚踢。这还不算，末了，还把这个人給开除了。这件事在厂子里一傳开，工人們都气极了，大伙本来受的压迫就大，平日就恨透了洋鬼子，这会儿又要裁人減薪，大家越談越气，也不知道是誰，說了声“去他媽的，不干了！”全厂一下子就轟动起来，大伙都喊着不干了。

西厂停了兩天工，路局連理都不理，就好象沒有这回事儿似的。东厂的弟兄們看到这种局面，都說不行，要是老这样下去，咱們工人就沒法活了！大伙合計着，得想法子援助西厂。西厂的工人們看到停工不頂事，洋資本家和土資本家都不理，也有点着急了；老这样下去，沒有个着落，生活怎么办？于是，东西兩厂的几个

头里人，聚在一堆想主意。有人提說：“光是咱們兩個厂子停下来不頂用，要是全路都不干了，都停下来，那就够他受了！”大伙一听，好办法，就請出几位技术好、在全路有些威望的老工人們，分头到全路各厂各站去找自己的老朋友，串連全路的工人弟兄們出来帮忙。从洛阳直到海州，都派人去了。

我們听說了洛阳厂的事情，都很气愤，大伙齐声要支援洛阳厂的罢工，給弟兄們帮忙。不几天，洛阳厂派人去串連的各厂各站，都有人来到开封，就以我們車头厂为中心，大伙推了几个管事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布置了全路大罢工，通知各厂各站：沒有开封車头厂的通知，誰也不得开工。

全路停工的那天早上，約莫六、七点鐘，有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人来到我們厂子里，碰見我，自称姓李，說是要找罢工的負責人。我問他有什么事？他說他是同情罢工的人。正在我們說話的时候，有几个工人向我們走来，他一見这些工人，就对大伙說：“喝！你們真了不起呵！大罢工，你們真能干！”他說話的声音很激动，接着就問我們：“你們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嗎？我虽然不是鉄路上的人，可是我同情你們的罢工，愿意跟你們在一起。”我們閑談了一会儿，他的态度很誠懇热心，越說我們越感到有勁，也就不把他当外人看待了。后来，他和几个工人說笑着，找头里人去了。

正在这时，听說路局有人来了，要找我們談話。我們就說：“談就談吧！”

那路局来的人进得厂門，一看见我們，就問：“你們是負責人嗎？”

我們回答道：“你有什么事，你就說好了。”

他这才連連点着头說：“好，好，就和你們談吧。你們为什么停工呢？”

我們說：“这事你不要問我們，去問你們的洋总管就知道了。”

那个家伙却操着湖北口音劝說起我們来了：“我是代表路局来的，你們有什么要求，告訴我，都能办到，只要你們先开工，別的事都好說。”

我們直截了當地回答他：“要我們开工并不难，若历一滾蛋，被开除的工人回到厂里，我們就开工。”

可是，这家伙却油腔滑調地欺騙我們，皮笑肉不笑地說：“这事好办，这事好办！你們先开工，我回去見局長，保証答复你們……。”

嘿！想引我們工人弟兄上鈎？办不到！談到这里，我們不耐煩，就不跟他瞎扯了。

他看看得不到結果，就裝出一副为难的样子，要求我們开个車送他回郑州路局去。我們拒絕了，对他說，車是不能开；你怎么来的，还是怎样回去！

路局里的人走了以后，我們把这件事的經過告訴了各位負責人。那个学生模样的老李，在一旁听了，不住地称赞我們做的对，回答的好。接着，他又問我們：“你們搞罢工，向路局都提出些什么条件？”

我們把要若历滾蛋、被开除的工人复工这两条要求告訴了他。

“光这两件事哪成？”他大声地对我們說：“你們罢工的力量这么大，全路都停工了，还不多提些要求和条件？！”

大伙一听，这话太对了。老李又提議把工人们召集在一起，他給大家講講要求和提条件的事。我們答应了。

当天晚上，我們就召集了有二百多工人的大会，先是由总負責人林阿狗把路局来人談判的經過講了一通，然后就介紹老李給大家講話。老李先是給工人们解釋：工人们为啥受压迫，洋資本家和土資本家、軍閥怎样勾結起来，剝削和欺侮咱們工人……这些事，都是我們工人亲身受过的苦，經他一指点，我們心里就亮堂了。老李又說：俄国工人弟兄們推倒了沙皇和資本家，工人们就再也不受压迫了。咱們中国的工人弟兄也要團結起来，反对洋資本家和土資本家的压迫、剝削，只要咱們力量大了，他就不敢随便欺侮咱們！这次罢工，就得为自己謀点利益，要給路局提些条件，比如說增加工資、不准随便打罵和开除工人弟兄……老李說的很俐落，每一句話，都說到我們工人的心眼里了。

会后，我們几个負責人湊在一起提条件；老李一面帮着提条件，一面拿支毛笔往紙上写。末了，大伙恰好提了十条：驅逐机务总管若历出隴海路；被开除的工友复工，并且补发他的工資；任何人不得打罵工人；不准裁人減薪；全路工人每月加薪三块钱；每月休息两个星期日，工資照发；……第二天，我們就派人把这十項条件送到隴海鐵路管理局去了。

罢工后的第三天，路局的代表又来了。他說，你們的十項要求，局長都看过了，第一項——驅逐若历——取消，其余九項全答应：“局長說：若历是洋資本家，不好办。你們就开工吧！”

我們說：“十項要求是全体工人提出来的。全路兄弟托咐我們：十項要求不达目的，决不开工！”路局的人听我們口气很硬，就威胁我們：“你們这样搞下去，路有不办的危險！”

这吓不倒我們，隴海路是你們中国資本家和法国資本家合办的，你們不办，我們也豁出去了：“那就全失业好啦！”

路局的人談不出結果，就要我們跟他一同去郑州面見局長。他还想要我們破坏罢工規定，开个車头，挂节車廂去。我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老李就說：“見局長可以，就是不能開車！”

从开封到郑州，要是走着去可够受了，开个車又不行，怎么办呢？大伙捉摸了一陣，才想出一个好办法：用厂長和监工們坐的压車去。老李虽說才来了三天，可是和大伙相处的很好，在我們工人中間已經有了威望，人又精明能干，能說会道，大伙就推他当代表，还有另外两个人和我，四个人去見局長。

到了郑州，路局給我們安排了住处，还特意派来一位营业科長，来“招待”我們这几个穷工人。第二天，在局長办公室里，談判开始了。局長总是說：“其余九条好办，就是外国人不好办。路是中法合办的，咱們怎么能赶走他們的机务总管呢？……”

老李說：“外国人就能随便打、罵、欺侮咱們中国人嗎？不赶走若历，工人們平不了气，是不会复工的。……”

老李跟局長論理，坚持工人們的要求，毫不讓步。連續兩次談判，沒有結果。第三天，却不来叫我們談判了，說是局長有急事，要

我們等着。我們合計：莫不是又在搗什麼鬼了？不管他，有成千上萬的弟兄們，還怕什麼？反正沒有我們的話，誰也不會復工。也許，局長沒了法子，請示交通部去了？

果然，第四天一到了局里，他就无可奈何地說：“好吧，十條要全答應你們。”

我們心里一陣高興，就把條件拿出來要他簽字。這時，老李忽然攔住我們，對局長說：“還要加上一條：罷工期間，工人們的工資全部照發。”

局長也只好答應了，在十一項條件上老老實实地簽了字，坐在寫字台後面，跟泄了氣的皮球一個樣子。

條件到手，我們四個人商議着擬了個稿子，通知各廠開工，各站通車，由路局拍出了電報。堅持了七天七夜的隴海鐵路大罷工，完全勝利了。

火車一通，我們就回到了開封。這時，老李又提出：每人拿出第一個月增加的三塊工錢，作為大伙的基金，以後出了事好派用場。經過這次罷工，工人們都看到了團結的力量，全擁護老李的提議，全路沒有一個人沒拿出錢來的，大伙都入了公。

罷工勝利後，老李就走了。不幾天，廠子里又來了兩個人，一個姓馬，一個姓熊，兩人時常找我，也都很談得來。慢慢的，從他們那里，我聽說有個共產黨，還知道老李就是個共產黨員。我心眼里這才明白，以往我們弟兄們跟資本家鬧事，吃虧的總是我們弟兄。這一回，是我們勝利了，為什麼呢？有一次我問老馬，老馬沒吭聲，跑出去找來一把竹筷子，往我面前一擱，對我說：“你勁大，把這給我掰兩半看看。”好傢伙，別看我是個機器匠，渾身是勁，就是掰不斷。老馬笑了笑，拿過筷子，抽出一根，兩個指頭一動，就給掰斷了，說：“大伙合到一堆，勁就大了！”

這回罷工勝利，原來是共產黨領我們工人干的。我又尋思：共產黨是怎麼檔子事呢？盡干些什麼？他們倆就給我解說，還給了我幾本小冊子。我識字不多，他倆就一邊念，一邊講給我聽。這些道理，經他們一指点，我就全明白了。我說我也要入黨，他倆說：“這

次罢工，你是很积极的……不过，你还是先帮我们做点事吧！”我说，行。这以后就给他们散传单、贴标语，串连工人弟兄。到了1922年的冬天，经过他俩的介绍，我被吸收入党了。

2

1923年1月底，厂子里接到通知，说是2月1日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我和厂子里另外几个工人，带上礼物，到郑州去庆祝大会成立。

到了郑州，就听说警察局长黄殿辰（工人们都叫他“黄狗”）禁止我们开会。筹备会召集代表们开会，让大伙讨论怎么办。听了筹备会负责人和“黄狗”交涉的经过，我们都气极了，大伙就决定：一面派代表到洛阳西宫去找吴佩孚办交涉，一面照常准备开大会。

31日晚上，派出去的代表回来了，说是见了吴佩孚，没谈出个什么结果。吴佩孚还说：“你们工人们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你们想，什么事我不帮助你们？不过郑州是个军事区域，岂能开会？你们不开会不行么？你们改期不行么？你们改地方不行么？其实会个餐亦可开会，在屋子里亦可开会。我是宣言保护你们的！岂能和你为难？这是你们局长来的报告，我已经允许了他，我已经下了命令，我制止开会；我是长官，岂有收回成命的道理？我以后保护你们的日子还多咧。你们说开会没有什么，我也知道；不过，——你们若是非要开会不可，我可没有办法了……”这些话，正象是火上加油，弟兄们更气愤了，大伙说：“叫开也得开，不叫开也得开，这个会是开定了！”

2月1日上午，约莫七、八点钟，我们从五洲大旅馆出发了。全国各路代表、各界来宾……约有三、四百人，列队前进，队伍前面打着洋鼓，吹着洋号，高举写着各团体名义的红旗，抬着各地各单位送给大会的牌匾、对联等礼物，浩浩荡荡地开往会场——普乐园剧场。

半道上，军乐声突然停止了。只见前面大批军警，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刀光闪闪，杀气腾腾，拦住了我们的去路。筹备会的

負責人再三交涉，他們硬是不讓過去。代表們在街心足足站了兩個鐘頭，都給惹毛了，一個個咬牙切齒直跺腳。有些個火性大的小伙子，拿起街旁燒餅鋪里的搥爐子的鉄條，插在爐火里燒得通紅，準備干仗！眼看着和這些反动軍警說理是不会有什麼結果的，籌備會的負責人就對大伙兒說：

“今天是我们工人開大會的日子，誰也沒有權力阻擋我們。工人弟兄們！他們蠻不講理，硬不讓咱們過去，咱們怎麼辦？”

隊伍里就有人大聲喊起來：

“咱們沖過去！”

這一声喊，三四百號人全都嚷起來：

“沖呵！”

大伙兒都來了勁頭，也顧不上死活了，隊伍象潮水似的直往前涌，向普樂園劇場沖去。一沖進會場，主席馬上登台宣布了開會的宗旨，並且對今天反动軍閥的蠻橫無理的行為提出嚴重的抗議；同時宣布：

京漢鐵路總工會正式成立！

全場群眾高呼：

“京漢鐵路總工會萬歲！”

“勞動階級勝利萬歲！”

同時軍樂齊奏，呼聲、軍樂聲響成一片，整個會場沸騰起來了。

這時候，反动軍警早把會場團團圍住。不一會兒，“黃狗”氣勢汹汹地帶了几个巡警進了會場，聲稱奉大帥命令，勒令大會立即解散。

這引起全場群眾的憤怒，馬上把“黃狗”哄了出去。大會還是接着開下去，直到下午四點，主席才宣布散會。我們高呼着口號，沖出了會場。

我們回到旅館，只見四周三步一崗，四步一哨，到處是荷槍實彈橫眉怒眼的反动軍警，把我們看起來了。街上的酒館飯鋪，都不賣飯給我們吃，說這是吳大帥的命令。大會會場和總工會會址，被反动軍警搗了個稀爛，各單位送給大會的禮物，扔的滿街都是。總